



关于“衡阳雁”有多少误会

■何 芬

我读一篇《史记·秦本纪》读了一年，可能是三天打鱼七天晒网，读了一年了连“疆域”二字还没读完。

《秦本纪》里，在描述秦国吞并其他国家经过时，透露了秦朝统一列国前后秦郡、其他国家郡县的名字。也就是说，通过读《秦本纪》，要启发我们去弄清楚秦朝的疆域范围。而要弄清秦朝的疆域范围，其中就是要弄清被秦吞并的各国的疆域范围。于我们衡阳人来说，顶重要的是要明白楚国的疆域范围、楚郡有哪些。

“古代疆域沿革”这个题目太大，顾颉刚、史念海、童书业、谭其骧等史地学大家的旧作，现在大家都还在就个别郡名及归属反反复复附议或者异议。

但在读了中国社科院林荣贵主编的《中国古代疆域史》后，你就更会豁然开朗。你会发现原来有的中国疆域史只是中原王朝疆域史，而没有揭示夏朝到元朝大一统之前3000多年18个朝代。中原王朝（或统一王朝）的辖区与外围、边疆民族政权辖区或民族地区存在着不同的共存关系，而这才是中国古代疆域的结构特点。

再来说古代疆域史，对我这身处湘南一隅小编的意义——可以解决我编辑工作中不堪其扰的“衡阳雁”概念不清的问题。

一些文字每每说到大雁精神，就说到“衡阳雁”，然后要将大雁与衡阳有关的历史追溯到最早的所谓“西汉班固或东汉张衡的《西京赋》”“南翔衡阳，北栖雁门”。由此，再在朋友圈看到一圈友对个别人将“衡阳雁去”翻译成“大雁离开衡阳”，因而愤愤之情溢于朋友圈，更是哈哈大笑，看来不堪其扰的不止我一人啊。

首先，我们反驳其中的低级错误，即将作者、作者生活年代或其所写文章的名字张冠李戴。

张冠李戴，这是关于“衡阳雁”的第一种误会。

写《西京赋》的是张衡，不是班固。张衡与班固都是东汉人，张衡是模仿班固的《东都赋》《西都赋》，写了《东京赋》《西京赋》。更需要强调的一点是，我找遍了手头的《文选》，发现班固的《东都赋》《西都赋》里都没有出现“南翔衡阳”这个句子！《文选》是南北朝时期梁朝萧统编的一本书，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。《文选》，头两篇就是班固的《西都赋》、张衡的《两京赋》。《西京赋》“南翔衡阳，北栖雁门”模仿了班固《西都赋》里的“朝发河海，夕宿江汉”。他们都分别描写了包括大雁在内的各种鸟类群起而飞的盛况，不同的是张衡特别写到了鸟儿“上春候来，季秋就温”的这种“智”性。

第二点，需要指出的是，东汉张衡的“南翔衡阳”概念，是否特指“湘南衡阳”值得商榷，但泛指“南方”是可以明确的。

首先我们来看称“南翔衡阳”，就是指“湘南衡阳”的这种说法是怎么发展形成的。

宋朝范仲淹的一句“塞下秋来风景异，衡阳雁去无留意（《渔家傲·秋思》）”曾有两个名人编写注释，一个是俞平伯，另一个是朱东润。俞平伯在他的《唐宋词选释》中“衡阳雁去”一句后注释道：“指秋日南飞的雁。班固《西都赋》，‘南翔衡阳。’……”。朱东润编的《中国历代作品选》以前是我读师专时的教材，现在还是大学文科教材。在这套书的中篇第二册对“衡阳雁去”注释道：“衡阳雁去，‘雁去衡阳’的倒文。庾信《和侃法师三绝》诗：‘近学衡阳雁，秋分俱渡河。’衡阳，今湖南省市名，旧城南有回雁峰，相传雁至此不再

南飞……”

你看，我们这一追溯还看出来，第一种误会中所谓“班固《西都赋》里有‘南翔衡阳’”一句的谬误，来自于俞平伯。

因为这两处注释不同，有些人就在硕士论文中说，对于谁最早写“衡阳雁”意象，有两家说法。俞平伯认为最早是班固（将张衡谬为班固），朱东润认为最早是南北朝的庾信。有一篇硕士论文还特别有意思，开篇就阐明“衡阳”地名是指湘南衡阳——其他论文都不敢这么写啊，人家虽然在文学地理论证上不够严谨，但至少有了“‘衡阳’地名尚不稳定，‘衡阳雁’意象尚未形成”的思维基础”，知道要先去讨论一下什么是“衡阳”“南岳”“衡州”。

所以，不知“衡阳”，亦不知何时有“衡州”，是关于“衡阳雁”的第二种误会。

我们先从文学概念中去探讨“‘衡阳’地名尚不稳定”是怎么回事。巧得很，在班固的《东都赋》里提到了“四渎五岳”。但这个“五岳”概念里的南岳，指的是“霍山”，这种解释见于唐李善所注《文选》。古文献中的霍山，多指向现在安徽六安

的霍山。谭其骧的《秦郡新考》《秦郡界址考》，明确提出秦可能存在“衡山郡”，它是从九江郡西境中分出来的，指长江以北地域，郡治在“郢”今湖北地。六（今安徽六安部分辖地），是后面楚汉时期九江王英布的都城，南面有现在潜山、霍山诸山，也就是秦汉所指的“衡山”。

所以，秦时的“衡山郡”或者汉时的“衡山国”不在现在的湖南衡阳或者湖南衡山，哪怕有一个“衡山郡”三个字的秦简今衡阳境内出土，也不能直接证明它们有从属关系。

整个问题复杂之处还在于，如果在张衡写《西京赋》的十年里，东汉疆域里的“南方”概念越过了相比中原地区偏南的安徽六安“霍山”，到达“湘南衡山”，甚至还越过“南岭”到现在两广地区，但“南翔衡阳”中的“衡阳”也不见得是指“湘南衡阳”。

因为以“衡阳”命名的县或者郡在国史地志中出现得要晚很多年。

我随手找一个旁证，湖湘文库同治《衡阳县图志》前言考证，历史上最早出现以“衡阳”命名的郡在汉末汉献帝二十四年（公元220年）孙吴政权时期。此“衡阳郡”辖蒸阳（今衡阳耒阳）、重安（今衡南县地），但郡治在今湘乡与湘潭市之间。

很多人容易把这个“衡阳郡”与其所辖的“衡阳县”混淆。因为那“衡阳县”实际辖现在衡东、衡山、南岳三地，到了晋惠帝时更名为“衡山县”。甚至在隋文帝时期，名字又改回成“衡阳县”。

上述都在谭其骧的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中有标注。

在谭其骧的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中又有一个发现，在“衡山”“衡阳”概念后，在南北朝的梁陈时期又出现“衡州”概念，但是指过了岭南的两广地区一部分。那时我们湖南地区叫做“湘州”，州治在长沙郡。而“今广东古衡州”，陈时期叫“衡州”，州治为阳山郡（今广东英德附近），梁时期分为“东衡州、西衡州”，州治分别为始兴郡（今广东韶关附近）、阳山郡。

可惜，《梁书》《陈书》都没有地理志，我只知《梁书》有“（天监）九年，分湘州置衡州”的记载、《陈书》有“分衡州始兴郡为东衡州，衡州为西衡州”的记载。又在当代一两个研究者的论述中找到“今广东古衡州”大致辖哪些郡县，却不能知道其第一手出处，得看全貌。

但“衡州”地名什么时候归属“湘南衡阳”，这也跟“衡阳”地名什么时候确是指“湘南衡阳”一样，你我仔细想想，就明白了。

君子苦瓜

■仇进才

君子，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

清代屈大均的《广东新语》中写道，苦瓜“其性属火，以寒为体，以热为用，其皮其子皆益人。”既能除邪热解劳乏，又能清心明目，这是苦瓜的有所为。

“其味甚苦，然杂他物煮之，他物弗苦，自苦而不以苦人，有君子之德焉。”把苦瓜和其他菜放在一起炒，不用担心其他菜会染上苦味。苦瓜牢牢地将苦味锁在体内，即使被切片也不泄露，这是苦瓜的有所不为。

我很喜欢苦瓜的样子，虽然长满了癞子，但也因此显得质朴。它让我想到老父脸上聚在一起的皱纹，也让我想起堆得满满的粮仓以及压得很厚实的草垛。其貌不扬，但灵魂丰盛。丑陋的外表下，是君子的风范，这就是苦瓜的美丽。有时候看得久了，还会觉得那是一粒粒绿色的小葡萄镶嵌在它的身上，仿佛苦瓜里积蓄了太多的自然灵气，都开始向外流溢了。

爱人喜欢吃苦瓜炒鸡蛋，翠绿的苦瓜和鸡蛋的纯黄相互映衬，



湖水平静，像一面镜子仰躺着看青天日月。我不敢轻易评价这样的对视。

湖水在大山的怀里安然，因为上世纪六十年代建有一道水坝，它封锁住了山门。这里的水来自于山体，来自于草木的根系，来自于自然界的守恒之处。我走近它时，它已呈丰盈之态。在这之前，山默许了岁月更替，年复一年，湖水看着草木枯荣，草木见证着湖水的涨与落，彼此相守。偶尔有风吹来，湖水情不自禁地显示一下自己内心的喜悦，泛起微微波浪给人看，同时也给天看。白云路过时，把自己的影子投在了水里；成群的鸟儿飞过，不知嘀咕过多少的秘密？而从闹市中前来的我，坐在湖边的一座凉亭里，发了好长一段时间的呆后，才读懂了这个湖的忧伤。

湖对于一个人来说，之所以有着强大的吸引力，在于它的平静，在于它把世间诸多的繁杂化在一个平静的心态之下，与周围静止的山一道，教人以智慧。大海和江河不像湖，大海有澎湃之态，江水有滔滔之势，河流有游说的嫌疑。只有湖安居于此，像修行得道的高僧，于山间不为人知，抑或不想为人知。

我来到这个叫花亭湖的湖畔之前，它早已被商贾开发。商人的视线一直将它紧紧缠住，且丝毫没有放松过。游人在艇上兴奋着、尖叫着，但我想他们很少去想游艇排出的污物，要让清澈的湖水来承受其中的异味。虽然游艇驶过之后，不一会儿水面又恢复了先前的模样，但是又有谁想

就像是一盘春天在摇曳着芬芳，看着就让人很有食欲。爱人说，苦瓜命苦，整天哭，眼泪聚在身上才会变成瘤子。鸡蛋很温和，让鸡蛋去安慰苦瓜，这样它就会让心里藏起的清香散发出来。我还喜欢用苦瓜泡茶。喝茶的时候最好是在午后，坐在阳光下，让身体和心灵都保持在暖烘烘的状态，一口苦瓜茶下肚，往事便纷纷扬扬地涌上心头。苦瓜还有个别称叫作半生瓜，就是说当我们爱上苦瓜的滋味时，人生也已经过半。或许是时光的滋味让我们的味蕾发生了悄然的变化，也或许，我们确实真真切切地爱上了那份苦味。

在朱橚编写的《救荒本草》中有这样一句，“救饥采锦荔枝黄熟者食瓢”，这里的锦荔枝指的就是苦瓜。因为长得快，能果腹，所以苦瓜也被列为救荒作物之一。这样想来，苦瓜也有了兼济天下的胸怀。

于是我想起了余光中所写下的诗行，“一首歌，咏生命曾经是瓜而苦，被永恒引渡，成果而甘。”作为家常菜的苦瓜，又多了几分深沉的滋味。

面对湖

■石泽丰

到过，这就是湖水的度量。

我把目光抛向更远处，绵延的山峰隐约，如害羞的村姑，披着一层薄薄的烟雾之纱。我的内心同它一样羞涩，有幽隐的冲动。那天，天气晴好得无可挑剔。山路如一条大蟒，在脚下蜿蜒而过，一头隐没进山林的深处，偶尔露出一段背脊。同行的杨老汉和老陆执着、阳刚，以徒步的方式让身影游动在山腰的观景台上。我知道，这是对花亭湖最好的阅读方式，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看清一个湖的忧伤。

湖是坚韧的。狂风暴雨来袭过，霜雪从空中降临过，湖何时畏惧过呢？连忧伤都能承受得一丝不露，这样的湖还怕什么呢？面对狂风暴雨，湖只是笑笑而已；霜雪之后，湖最多只是沉默片刻，而后又恢复往日的心态。这就是大自然造化出的智者，自万年之前诞生，至万年之后消失，永远心平如镜。走近湖边，以湖为镜照照自己，湖不忍心揭露你过多的伤疤。你脸上的痣，额上的皱纹，湖水尽量为你忽略。湖的这颗包容的心，直到今天，却很少有人面临湖水改变自己。在此之前，我同许多以前和当下的人一样，总把功名利禄作为生活追求的一部分，追之逐之，直到遇见了湖，直到在湖中看清了自己的倒影。

大千世界，人们对事物、境界、价值的看法，如万花筒中的图像。能否透过虚幻之光，找到人性的真善美；能否面对一汪湖水诘问自己？人的心态，在苍天之下，或许只有湖知道。我不禁想问，如果真正地读懂了湖，那么，你还会在物欲的戏台上，如疯子一样自以为是的舞之蹈之吗？面对湖，我陷入了凝思默虑的思考。